

莽川歌

古 华



7.7

湖南人民出版社

莽川歌

古 华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7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印张：5.5

统一书号：10109·1089 定价：0.48元

内 容 简 介

这个集子里选有古华同志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十篇。这些作品反映了农业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展现了社会主义不可阻挡地胜利前进的动人情景；刻画了农村中各种各样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英雄人物塑造得血肉丰满，亲切感人；语言优美、清新，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插图：李儒光

目 录

杏妹.....	(1)
甜胡子.....	(10)
梨园巡逻兵.....	(16)
果山风雨.....	(30)
莽川歌.....	(49)
“绿旋风”新传.....	(74)
山里娃娃.....	(94)
红松谷.....	(106)
仰天湖传奇.....	(115)
胜利的岁月.....	(158)
后记.....	(173)

杏 妹

果山里的夜晚着实清爽。我这个客人竟一觉睡到大天光，睁开眼来时，好心的表兄已经把窗子打开，让飘着果香的晨风吹进屋来。窗外，百鸟啼啭，雾气清淡。一树树果实累累的柑桔从窗底下探头探脑的露出来，青翠的叶面上滚着晶莹的露珠，露珠上映着朝霞的红光。这些小皮球般大的果子，已经在现红了。秋天，它们就要坐火车、搭轮船运行到祖国各地，让人们吃到我们春凌江的甜桔！

露珠渐次显出柔和的金光来，太阳快出山了。

“杏妹，杏妹！柿子树该打药了呀——。”屋外有几个妹子尖着嗓子在喊，一个“呀”字拖得又尖又长，听起来真甜。

“杏妹不在家！”隔壁有个妹子清脆脆的回答。

“哪里去了哇？”

“秃头岭去了！嫁接去了，恋爱去了！”

屋外那伙喊杏妹的女子，带着一串串铃子般的笑声，噼噼啪啪的踏着石级，下山去了。

“谁叫杏妹来？”表哥林子进来时，我边站在窗口做着深呼吸，边问他。

“你问她做什么？”林子有些不情愿地回答，停了一会，才说：

“你记不得了？就是小时候喜欢穿红花衣，眼睛蛮大的那个嘛。”

虽然小的时候我也曾在姨妈家度过了不少岁月，可我的确不大记得起来了，便问：“她到秃头岭去？去恋爱？”

林子看了我一眼，脸都红了，把门重重的一带，出去了。

他有伤心事。林子是他们队里的生产能手，做哪行，爱哪行，钻哪行，通哪行。农事上的十八般武艺，从田里到土里，从水里到山里，他样样都会。最近队里搞桔子酿酒，他又是临时厂长。人是聪明人，就是有时思想狭隘点。呵，我想起来了，是去年夏天吧，我收到林子一封信，他告诉了我许多果山的变化。另外，还告诉了一个叫人眉开眼笑的消息，说他和一个初中同学的妹子要好，合得来，目下两人正在一起进行各色果木新品种的培育。还说，他将来结婚时，一定要有我在场哩……

整整一早晨林子都没开口，一个劲的磨着一把本来已经锋利的柴镰。吃了早饭，他才对我说：“走，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果山吧！”

山路又窄又陡，有些地方根本没得路，只不过是采果子，砍柴禾的人们，在乱枝枯叶间，随便踏出来的印子。在浓密的树荫下，天都看不到，有时还要弓身钻过一段长长的灌木甬道。走了没多久，我的鞋呀、袜呀，衣襟裤脚就全给露水沾湿了，身子也被汗水浸透了，张开嘴巴直出气。林子呢，他高高的卷起裤脚，穿着草鞋，上坡下崖，如履平地；时而停下来等我，有时甚至笑着向我伸出粗壮的手来。我也就笑着向他摆摆手。

在童年，我们倒是时常在山道上互相提携的。不过那时候我们的队伍里，除了我和林子两个将军外，总还有几个头上留着羊角小辫的小妹妹。那时我们的队伍，也不象如今一样两个人都闷不做声，总是笑呀唱呀，争呀吵呀，上山追野兔，打豪猪，也常

常钻入果林里去偷枇杷，摘甜桃，——那时候林子和我们家都穷，果山都是人家财主大户的啊！这时，我清楚的记起来了，杏妹的爷爷就是大财主的守林人。记得有一回，我们几个人，溜在梨山上偷甜梨，林子给抓住了，老倌子吓唬着要把他送给大财主去处置。我们几个逃脱了的都吓傻了，谁也想不出个主意。最后，还是杏妹挺身而出，搂着她爷爷的脖子耍娇，说是她为头来的，要抓就该抓她去好了。这样，老爷爷才放了林子，……虽然岁月流逝，童年的事情却还不曾淡忘啊！

走了约莫半个钟头，我们来到了一座山顶上。我放眼一看，啊！那就是秃头岭吗？隔着一条小溪，杨梅山和秃头岭就象是成了两个世界：小溪东面，树林葱郁，一片绿茵，看不到一寸黄土；西面的这座山却是一片灰黄，黄土上稀稀疏疏的长着层毛草，只是偶然在一些较平松的山坡上，可以依稀看到一些有规则的斑点。

“乐乐，看到了吗？”林子指着对面的山岭对我说。我们从小就有呼喊小名的习惯，从不分什么大小老几。“你看，这不正如一个人生了癞子后头发都脱光了，成了一个铜勺头吗？”

我不知他何解要用这种口气讲话？他心中究竟有些什么委屈？什么怨气呢？难道他人大了，脾气也大了吗？后来他终于把闷在心头的話倾吐出来了。

“他们那边，”林子嘤嘤嘴，“听老辈人讲，早先也遍山遍岭尽是果木的。后来因为他们村里的财主和人家争山场，杀死了人家的人，人家狠了心，深更半夜派人来浇了几桶煤油，一把火，就把个青枝绿叶的山头给烧得干干净净了。

“直到如今，还没有兴旺起来。早几年，他们看着我们杨梅山，满眼青山满眼果，一年四季，果子不断口，还好眼红的哩。——谁知这两年，秃头岭也翘起尾巴来了，那里的人竟敢口口声声说，

要盖过我们了。

“秃头岭的人要指点江山，为头的人就是那个青皮支书宝根。乐乐，这个人硬是有两手啊，秃头岭的人也都是一条心的跟着他走！听说他们栽果木很讲究科学，杏妹还替他们总结出了几句话：

‘株行一丈五距离，几行甜桃几行梨，山上栽板栗，山下植秧李，村里周围种柑桔。’说实话，人家做的倒是有本有源，有根有据的！”

这时，我心里忽然产生了一个联想：难道是杏妹已经爱上了这个宝根么？酒厂厂长就是因此才有这种情绪的么？我正在思索着，林子又继续讲下去了。

“是前年收板栗的时候，杏妹从学校毕业回来了。她私下对我讲，说她日后不再离家了。那时，她真好，亲亲热热的。那时候，她天天到我家窗口下喊我：“林子，去搞科研！”“林子，去搞嫁接！”那时候，一屋人都背着我笑，她那辣货妹子也常常对我抓面皮，羞我跟着杏子的后头转……

“那时候，我们把桃枝接到梨树上，又把李子插在野梨苑上，还搞了柑子和柚子交亲，说是日后结出来的果子，和柑子一样甜，又有柚子一般大。你没看到，她那双手真巧呢。她还说，日后她做了‘米丘林’，我就是她的园丁！当时我的心跳得好快呀。唉！”

一声老气横秋的叹息，又长又沉，好象一下子使他老了二十年。他双手下垂，手指微微的抖动着，象是抓住什么东西，可那东西又偏偏溜走了似的。

“今年春天，公社召开植树造林会议，我和杏妹都去了。会上，驻社工作队的刘县长作总结时，还特别提出了两个人来表扬，号召公社全县的青年人向他们学习。你猜是哪两个？一个是秃头岭的宝根，说他是一面红旗，有壮志雄心，要改变家乡面貌，是

新社会的风流人物！另一个呢？就是杏妹了，说她将科学知识用于实际，搞科研，有出息，也是一面红旗，是每个农村知识青年的榜样。刘县长还说，希望杨梅山多多帮助秃头岭哩。只因刘县长这一说，杏妹就和人家交头接耳，商量什么修造梯型果园计划、互相学习、互相竞赛的条件去了。亲热的了不得……。

“开完会回家的时候，已是夜里下露水的时分。月亮光很亮。走着走着，我不做声，她唱起山歌来了：‘阿哥啰阿妹哩情意深，好比哪芭蕉呀一条心……’丑死了！我心里想：得了点表扬，就骄傲了吗？骄傲使人落后，要防备会有沾一屁股灰的时候！”

“后来她不唱了，我才开口：‘杏妹，你舍得离开我们杨梅山吗？’她嘻嘻两声：‘不晓得哩，那还得看将来事物的发展和需要。’调子多高！鼻子都朝天了。我不愿多讲，咚咚咚咚一马当先走了，把她摔在后边很远。我回头一望，只看见一点白影子，吓得她急急的赶，急急的喊：‘林子，等一下，林子，等一下……林子，人家怕！哥哥呀……’真好笑，连哥哥都喊出来了！”

噢！原来如此！哈哈！我再也憋不住了，笑得伏在他肩上。林子轻轻的摆开我，低下头来，耳根都红透了，从眉毛底下噙了我一眼。看来非常后悔，后悔不该什么都讲出来。我一面揉着肚子，一面暗自责备自己不该笑得那样响，那样放肆。

我们下山了，象来时一样又沉默了。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确实如此。我们春凌江人多么勤劳啊，年年月月，就在这陡峻的山道上，挑着担担鲜果，一步一跌的来来回回……

“看！这就是我们的苗场。”林子打断了我的思路。我眼前是山谷中的一片平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别出一番境界来！我们前面竖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牌：“杨梅山米丘林苗场。”围着场子的是一道用细竹编织成的篱笆。林子打开了门，更使我吃惊得

舌头都吐出来了：这是一块几亩见方的平地，一条条笔直的高畦里，一崭齐的长着一行行的柑桔苗、梨苗、枇杷苗、板栗苗……苗子都快齐膝盖高了。我们在一畦畦的苗子中间走，有些是实生苗，更多是嫁接苗。这些果苗俨然都象些军纪严明的士兵，在徐徐的微风中向我们点头行礼，接受我和林子的检阅哩。苗圃的南面，有一个不大的杉木板房。那儿，大概就是我们林子和杏妹的办公室了。

“在这里，”林子说，“我们已经开了两届果树育苗训练班，为我们公社培养出五十多个技术员了。”

“谁当先生呢？”

“还有谁，杏妹啦！我只做个助手。”

哈！这丫头真了不得。

“你们何解的又合不来了？干了一仗吧？”

“嗯。”他不经意地挥起手里的镰刀，向一棵树桩上重重的砍了一下，略带点忧郁的说，“正是今年开春，在这里我和她闹翻了。那天，她和秃头岭的宝根来了，真是一对‘风流人物’啊，一人夹一本书，品排走路，真看不得！他笑嘻嘻的要我招待客人，自己就回村找老支书去了。

“既然人家是客，我就上树去摘了几枝枇杷来接待。那个宝根真不识相，他问我：‘你和杏妹很要好吧？’我心里骂，你既然晓得，就不该打岔啊！于是我冷冷的说了两个字：‘怎样’？他嘿嘿两声：‘杏妹时常和我提到你，说你能干，接受能力强，人又灵活。’我又冷冷板板的说了两个字：‘怎样’？‘愿你们好，……’”

林子望着我不做声了，样子真可笑。

“后来杏妹回来了，把我叫到一边，说是要卖一万五千株苗子给秃头岭！人家眼下正是县里荒山变果园的重点。我心里一沉，

一万五千茆，不抬去我们半个苗场！我说：‘不行，眼下有些苗我们自己要栽，尽了自己后，才能给他们。’她说：‘要有全局观点嘛，还是先尽他们吧’。我说：‘你真是铁扫帚，扫出不扫进！’她气了，大声地说：‘支书同意的，有指示，你能不执行！’我说：‘不行就不行，你头顶的是杨梅山一片天，脚踩的是杨梅山一寸土！’”

林子看了我一眼，低声说：“从这回起，我们就闹翻了。”

“那一万五千株苗子呢？”

“运去了。支书来了，我当然得服从领导……可我还是要说，她不爱我们杨梅山！”

难道杏妹真的不爱杨梅山？

第二天，我一个人坐在枇杷树下，望红日西坠，晚霞似火。一群燕子还依恋着落霞，不肯归宿……。只有我们春凌江，才有这样瑰丽绚烂的霞光。

有人轻轻地唱着山歌来了，是一个妹子清亮好听的声音：“阿哥啰阿妹哩情意长，好比哪山水呀流不断……”

没有多久，来人就在我面前停了下来了，启眼一看，唉呀，好一个秀美的女子，大眼睛水汪汪，脸庞儿红喷喷，小下巴圆圆的，两腮上的一对酒涡，使得她即使在生气，也都带着笑哩。啊，这不正是杏妹吗？十多年过去了，杏妹脸上还留着儿时的稚气和秀美，只不过长得越发逗人喜爱了。

“同志，你是什么人？”她开始审问我了。

“林子的亲戚！”我不示弱。

“什么亲哇？”她眼睛闪了一下，口气温和些了。

“表弟哟！”我口里不讲，心里却想：不认得了么？小时候我还做过你的哥哥，给你抹鼻子，爬树掏鸟蛋蛋哩！

“表弟？……哎呀，乐乐！”她一下唤出了我的小名，“是你呀，

儿时来的？这么高大了？大学生了吧？”她亲切的嚷着，还问我结婚了没有？爱人是读书的吗？她是个大方的妹子，脸都不红一下。我一一回答了她。

随后，就轮着我考察她了。我一心要替林子充个全权代表，彻底和她谈判一下，但我没有直截了当地向她“将军”。杏妹是个聪明人，那会不懂我的意思！她没有躲躲闪闪，心地象泉水一样清亮。

“林子和你说说了什么来？乐乐，没有？……一定说了，告诉你啦，乐乐，他这个人好是好，就是眼光短了点，脑子窄了些，还有点本位主义。你说对不对？”这是公平的论断，我连连称是。

“唉！你连不晓得哩。他对我有些误解，有时我想对他解释一下，人家又没有明白的和我提过什么……”她低下头，声音小了些，“其实我那会不爱我们的杨梅山呢……林子这个人呀，这一晌队里派他负责造酒，怕是吃了酒药，有事爱在肚子里发酵呢……；乐乐，他一定和你讲了什么丑话来了，‘铁扫帚’是不是？这个死鬼！你看，这就是我给他买来的书，开脑子的书！”

我笑着接过一看，原来是几本有关果树栽培、病害防治的书，还有一本崭新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我接过书来，一切都明白了，一面翻书，一面听她说：“最近想了一个办法，不晓得行得通行不通。人家秃头岭宝根同志他们要赛过我们，我们也要前进，也要搞园林化，照科学办事；我是说把我们果山里的杂木都除了，再一年一年的按规定栽上各色果树，用我们自己的嫁接苗。至于那片山该种什么果，山上什么，山下什么，大家商量决定。这样，等这批新果木长成了，开花结果了，再根据结果情况，把老树一一除去，这样既不会减少收入，又实现了园林化。你说是不是？我还没有找支书请示。这里头有

一个有利条件，就是老辈人栽的又乱又稀，适合间植新树。”

我吃惊了，杏妹的计划有调查，有研究，合乎实际，又充满了理想。天打夜色了，杏妹才提醒我：“走，找林子去，我还没有把这个计划告诉他，人家近来正在寻我呕气。我们一起去敲敲他……”她有点不好意思似地笑了一下。“十多年了，我们没在一起玩过了。乐乐，真的，你喝了林子他们试造的杨梅酒吗？甜不？刘县长说，日后还要在我春凌江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酿酒厂哩。林子就是第一任厂长哪！”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甜胡子

甜胡子姓田，为人和气，脸胖得发福，常常堆笑，象尊活佛。娃娃们叫他甜爷爷，大人们却乱喊一气：甜老头，甜胡子，甜葫芦……。马路边那块百来亩见方的桔园，果实累累，泛着金光，他是守园人。一班外地来参观访问，取经做学问的人，还尊他田专家呢。

“我这里的桔子南方第一！”甜胡子逢人便说，人人也都这么相信。桔子皮薄、心红、无核、味醇，确非牛皮。“我这桔子，拿到国际市场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人人也都晓得，甜胡子从未作过什么品种考证，但大家都喜欢听他关于桔子的议论。

原也没有什么古怪，这块园子，在他手下前后更新过三回了。头回他年纪还小，跟着父亲剪枝，铲草；二回是他骠悍的壮年，接了爷老子的脚，给园主当了长工；第三回就是一九五六年了，桔园划归一个国家单位，成了国营的企业。“甜胡子，你这回是给谁守园哪？”“呵？你老弟是新媳妇挑水没寻着码头！这园子全民所有！”

桔树一代一代的更新，果子一年一度黄熟，桔园雾露浸人，夏日炎炎，秋霜凛冽，隆冬酷寒；甜胡子是棵挺拔的青松，他吃得做得，夜里睡得，六十五年的光阴过的挺硬朗。

他双眉紧锁，坐上高高的哨棚，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唯恐那等不晓事的过路人，顺手捎带了几个黄皮桔子去。虽说是晚年福星高照，子孙成行，儿子媳妇都是国家的工人干部，但在朗朗笑声背面，总有些恼人事塞在心头，使他快快不悦。就拿眼下来说，桔子红了，象火象花，偌大一个单位，白日黑夜，客人来去不绝，大多数人倒也规规矩矩，但也有一些人眼瞅金果，要不是为了顾全体面，涎水就会流在下巴上了。年年到了这个时候，甜胡子不甜，注定天天要红脸，扯开喉咙和人吵架……果园有个规矩：果林没开园，不管果子生熟，大人小人，均不得摘尝；至于到了开园采果子那几天，则不分生人熟人，只要进了果园，都可以敞开肚皮尽情享受，准吃不准兜！可惜有些青年人，连这个规章都不愿遵守，爱人上门，亲朋来访，因公出差，总是嚷着要买蜜桔，动不动就和甜胡子干仗！他老伴常常抱怨：“要你退休，又闲不住；给你工作，又专门得罪人……反正是公家的，何必穷认真，几时也没见你给我多捞半个毫子！”撞在这种时候，甜胡子就吹胡瞪眼：“你这是么思想？一座园子，今天五斤，明日十斤，个个想吃，人人照顾，等到开园，园里还剩得个屁！国家没得收购，职工们没得尝新，病人孩子也只好空口打哇哇！……”

这两天甜胡子正带着一肚子怨气，脑子里尽翻着滚着这类事情，以至他五岁的小孙女桃桃爬上哨棚，都没发觉。“爷爷，我来了，婆婆叫我给爷爷做伴伴。”

小桃桃还只水桶高，说话却清亮伶俐，逗人疼爱。甜胡子老实不客气地盯了她一眼，扳起小手掌，检查上面有无黄色斑迹；这还不够，又扯着小手凑近鼻孔嗅嗅。

“爷爷，没摘柑子，娘说，我自己不摘……”

甜胡子扳着脸孔，喃喃吱咕：“自己不摘……也别指望我摘！”

“爷爷，柑子甜吗？”

“柑你个脑壳！是桔子。甜？苦，苦，鲜苦！’和你病了吃丸子样，晓不晓得？”

“嗯——，爷爷说假话，娘说是酸的，酸的哩。”

甜胡子半天没答声。

“爷爷，能摘个给我尝尝吗？”桃桃眼睛滴溜滴溜，直咽口水。

“你怎么又来了！”甜胡子头偏在一边，“谁叫你来的？爷爷不喜欢。”

小妹子馋劲实在大，平素在爷爷怀里娇惯了，不管老人虎头虎脑，还是不肯放手：“摘个坏的嘛，坏的哪，坏的黄莺儿会啄掉……”

“坏的也不行！丫头，这是国家财产，懂不懂？……不过，”看着丫头那副可怜巴巴的馋相，不知怎的，老人的心软了，咕哝着：“不过，爷爷可以下去看看，昨夜落了雨，或许有掉在树下的……”

爷爷下去了。桃桃笑咪咪，小圆脸象朵才开的芙蓉花；两条小腿吊在棚边，晃呀晃……

“……不能开坏这个头，”一忽儿，甜胡子上来了，双手抄在裤袋里。桃桃脸上笑影不见了，嘴角撇下来；爷爷变了卦，口袋平平的。“桃桃，你猜猜，爷爷手里是甚么？唉？”甜胡子眨眨眼睛，“啊呀，看，爷爷抓来了小黄莺！小黄莺，好把戏，顶可爱！”小鸟受了惊，站在满是硬茧的手掌上一动不动。“桃桃，我们这园子多好……你不喜欢？多好，鸟都爱在这里安家！”

对爷爷的这一套，桃桃毫无兴趣，一声不响接过小黄莺，往棚外一放，让它自由去了。甜胡子满脸愧色，真是无法收场！小孙孙生气啦，他真后悔不该空手上来啊。

“田伯伯，田伯伯！”马路上，一个青年干部骑着自行车，从城里回来了。自行车停下来：“你好！田伯伯！”

“好，好，还说好呢，给小把戏整的下不得棚子了，快给我用脚踏车装回去！”甜胡子膘膘桃桃。小丫头厉害的扭着身子，象在筛米。

“桃桃！呵，桃桃是好妹子，”青年干部走近来，“又漂亮，又聪明，还会跳舞！老伯，有个事情，上头下来几个同志，就在后边，是些……”老人猛然想起了什么，脖子粗了起来，现出了青筋。“……选几斤当西晒……”甜胡子这时已经摆出一副准备吵架的样子了。青年干部知难而退，话没说完，就低着脑壳推着车子走了。

“桃桃，替爷爷好好瞅着那些过路的！”甜胡子带着胜利的微笑挥挥手。桃桃蹲在哨棚里不出声。甜胡子手里拿了勾头铁丝，爬到树蔭下挖天牛去了。

果然，不一会马路上就扬起了灰尘，一溜五六辆自行车徐徐开过来。来人一进桔园，就都下车步行，好仔细欣赏一番。

“唉呀，‘杨博士’，桔园秋色无限好呀！”“对，想不到这山弯里柳暗花明……，不，是温州蜜桔吧？”“喂，你们听到没有？我说你们嗅到了没有？空气里飘着柠檬香呐！”“好家伙，俗话说，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口尝……”

听着客人们快活的颂赞，趴在树下勾虫子的老人心花怒放，要不是因为树蔭里虫子赖着不出来，他早就会站起来迎上去：“我的桔子南方第一！”

客人中间被称作“杨博士”的那位，把车子交给了旁人，径自进入园内，伸手就摘。哨棚人空，桃桃不知去向。“杨博士”哈哈笑着满载而归，抛给每位一个，吃的啧啧喳喳，桔皮扔了一路